

这是一个发生在QQ群里的故事。从“北京中年之家”这一名称就可以知道,群里聚集了一批身居北京的中青年,在现实生活之外,他们用五光十色的网名,活跃在线上的闲聊和线下的聚会中。这些人散落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角落,有着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背景。是网络把他们聚集到了一块儿,让这些备受生活压抑的心灵得到了解脱。

刘丽华——群主“千年老妖”,是一位40多岁的漂亮女人。几年前为了与在美国生活的丈夫和女儿团聚放弃了护士长的工作。人到中年的她在饱尝了异国他乡的寂寞后,最终选择了独自回来。也许是姿色出众又有令人羡慕的家庭、已婚却“单身”的她,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朋友。于是她只好投身到这虚拟的世界中缓解自己的孤独。

刘硕文是群里的一员活跃分子,网名“库克船长”。40出头的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博士学位,有过留美经历。在学生心中他是一位颇有学者风范的优秀教师,在外人眼里他也是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然而在充满潜规则的学校里,他却要处处如履薄冰小心处事,即使对此很是不屑,但身在其中却也无可奈何。刘硕文的妻子乔慧在一所重点中学当副校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在妻子威严气场的笼罩下,经常弄得他忘记自己是在家里,每每遇到矛盾也总是选择退让。一次群里的成员打算周末一起出去钓鱼,刘硕文一时激动自告奋勇担任主持工作,正好与乔慧回娘家的计划相矛盾。一通争吵之后两人陷入冷战之中。

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在群里的人们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真实情况。在这虚拟的环境中,由于脱离了现实的制约,大家戴在脸上的面具被暂时揭了下来。消除了伪装和对他人的戒备后,一些与生俱来的或后天生成的情愫在网络中变得生机勃勃。相互倾诉、相互倾听,彼此感染、彼此激荡,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久受压抑的灵魂得以片刻的舒展。这其中的“少帅”是群里最神秘的一位,他只在网上和大家交流,从不和大家聚会,但却会出手大方的委托群主“老妖”请大家吃饭。在群里好像也只有群主“老妖”对他有一些了解。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借此为由群内的活动也越加频繁。随之群里的成员见面了解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钓鱼活动如期举行,大家两两组合进行比赛,无论输赢都玩得不亦乐乎。也是因为这次的活动,代理了一家小化妆品公司的“无所不为”王大鹏有机会得到了“小仙女”贺帆的电话号码。居心叵测的王大鹏就此对贺帆开始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得知贺帆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后,就借口自己公司财务有问题,邀请贺帆到自己的公司做兼职。已有家室的贺帆对此一直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受邀来到王大鹏的办公室后,贺帆断然拒绝了他的骚扰。然而感到无比愤怒的贺帆对此也只能选择沉默,不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起。

入冬后的北京无比寒冷,吃火锅成了活动的惟一选择。席间一直积极参加活动却少言的四川女子文三妹带来了几箱特别的曲酒,并借此向大

■长篇小说

群里群外(故事梗概)

家敬酒话别。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文三妹才说出了独自进京推销本村自产曲酒的艰辛。眼看到了年根,酒钱一分没有收回来,出租屋里还堆放了许多积压货,于是打算退掉房子打道回府做生意了。在座的“老师锅”周卫东是一位机关干部,几次活动中他表现得平易随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听后立刻决定将剩余的积压货全部包圆。紧接着,其他几个人也纷纷一箱两箱的订购起来。文三妹本以为大家说的是酒后醉话,没想到第二天却真有人上门来取货。并且几天后在周卫东的关照下,被拖欠的酒钱也一一追回了。这让已经绝望的文三妹一下看到了曙光。

在酒精的作用下,那次的聚会会给大家多少有些失落。临分手时,作为主办方的刘硕文和大家一一相拥作别,不知在那位女士的身上沾上了香水味。香水事件让刘硕文有些缓和的夫妻关系降至了冰点。面对妻子的愤然离家,他感觉百口莫辩、束手无策。

火锅店的聚会不仅使刘硕文在家中碰到了麻烦,还有另一个人也因此出了点儿问题,那就是“花猫”陈洁。她是位30出头的漂亮的东北女孩,来北京闯荡了几年后,被一位叫潘阳的老板包养了。从此陈洁便以上网来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成为了群里比较年轻又特别活跃的成员。性格率直的她那天也定了两箱酒,潘阳看到后询问酒的来历。陈洁不敢告诉他经常会网友,便谎称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那儿买的。但是潘阳对此仍十分担心,表现出不悦的神情,他怕陈洁与人交往时泄漏自己的身份。

“七品县令”董根保是个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想通过个人奋斗让家人都过上城里的好生活。可尽管付出不少,日子依然很艰辛。渐渐地他发现只有走进网络世界时,才会感到片刻的安逸。竭力想将自己融入大都市的他在群里闲聊或聚会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在那些不知道自己底细的人们面前,他觉得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儿。但在群主“老妖”无意间提起要他做东组织大家活动后,他便开始担心自己在群里的形象和角色了。

春节前夕,乔慧的父母察觉出了刘硕文口子之间的矛盾,便极力撮合两人带着孩子回家过年。乔慧见此,也下台阶和刘硕文回到了家中。刘硕文又一次主动承认错误,并向乔慧保证下不为例。但是这一次在与乔慧激情过后,他并没有像往常那般如释重负。为不再引起夫妻争吵,刘硕文只得在妻子面前加倍小心。此间的苦楚让他发现两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春节一过,人们开始嗅到了春的气息,整个北京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和喧嚣,新的一年开始了,又是一个轮回。但是,群主“老妖”的这个年过得并不舒心,本来与老公商量好,圣诞节时让他带着女儿回国团聚几天。最后老公和女儿却纷纷推托有事不回来了。现实中的不如意还未平息,网上又出了乱子。群里有一个网名叫“机器人”的家伙,进来的时间不长,在群里面聊天时,声称自己是一家电脑公司的销售高管,可以买到质优价低的手提电脑。恰巧“老妖”的电脑坏了,无助中想到了他。这人二话没说就以便宜25%的价钱给她送去了一台全新的笔记本。开始大家对此颇为怀疑,可“老妖”去专卖店验机后被告知电脑确实是原装机。此后群里的成员纷纷对“机器人”投来好评。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机器人”在群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也没有太在意,认为事儿已经过去了。可万没想到,春节前群里的七八个人都急着找“机器人”,原来每人都被骗去了六七千元。此时的“老妖”悔恨不已、懊恼异常,在整个事件中她是唯一获利者,可她此刻内心比那些受骗者还要难受。

群里的成员“屎壳郎”要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于是组织了一些元老级骨干一起吃饭。这其中唯独少了“老师锅”周卫东,原来他所在的单位一位局长要退休,空额决定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这让所有人为之振奋,周卫东也在众人的撺掇下加入了竞争。过五关斩六将,他居然走到了最后二选一的环节。然而,常年的与世无争还是没能让他胜出夺魁,两个多月确让他再次尝到了世俗的冷暖。

酒足饭饱之后,“无所不为”又与群里的另一位美女“彩蝶”孙小玲亲昵了起来。“小仙女”见此情形很为“彩蝶”担心。于是,鼓起勇气和群主“老妖”反映了情况。原来,反映“无所不为”种种劣迹的不止她一人。“老妖”本觉得不便干预,但是三番五次听到投诉后,便与“库克船长”刘硕文商量后,由他劝说“无所不为”主动离开。得知消息后“无所不为”很是不屑,但又想以后恐怕再占不到便宜,便在两天后消失了。

就此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在“彩蝶”面前提及此人。察觉出异样的孙小玲发觉后,却同样地不以为然。并不是说她是个多么随便的女人,而是这位长相出众且工作顺风顺水的女人确实是在风光背后有着难言之隐。她的丈夫谭森看上去高大强壮、伟岸挺拔,且十分恋家,对风韵犹存的她也是百般宠爱呵护。但就是在夫妻生活方面不能给予她满足。于是上网聊天结交新人成了她填充情感空虚的良方。



比起线上的精彩生活,线下的人生对“花猫”陈洁来说是度日如年。与潘阳走过了四个春秋以后,陈洁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是离开的时候了。一次,她在落寞间失手丢了钥匙,无助之时想起了群里的大姐“老妖”,交谈中一直对“花猫”心存好感的“悍马”得知此事,早一步赶到了“花猫”家为她解了围,这让“花猫”低落到极点的心得到了片刻慰藉。与“老妖”的一夜长谈更是坚定了她离开潘阳的决心,此后有家室又年长于“花猫”的“悍马”也给予了她很多的帮助。但是此刻的陈洁经过种种的悲凉后,变得坚强了起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并寻找一份真正的爱情。

人间四月,春暖花开。群里提议去十渡郊游,“七品县令”董根保承担了组织工作。但这次聚会需要租车。生活拮据的董根保几经周折花了1000块钱找来一辆公车私用的大巴,活动搞得相当成功,这让他又开始在群里活跃了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后董根保遭到了举报。原来,他不满公司对他的待遇,在上门为用户维修网络时私自收取交通费。事发之后,由于董根保算是技术工,公司一时找不到人手接替,打算惩戒他手下的徒弟而就比了事。董根保为了维护手下人的利益及尊严,和领导周旋。最终他成功带着手下的几个徒弟一起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

一段时间以来,刘硕文发现每当自己心中的郁闷无处消解之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群里一位远在深沉的成员——“长夜无眠”李婕。与此同时,有着不幸婚姻的李婕也对远在北京的刘硕文有着无限的好感。工作的压抑和生活的重担,使她每天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然而,自从在网上遇到了敏感又极富儒雅气质的“库克船长”以后,一种莫名的激情使她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理智。有

天人无泪

□欧阳江河

越是不可测度的事物越是清晰可见
苍天在上!苍天里迅疾如闪电者
沉入大地的漆黑掩埋,眼里的弓箭
射向流星雨,从此没有光芒
能够覆盖我的内心而不覆盖我疾速
走过的原野。

五月的原野,我徒步而行的原野。
迫使一个人用十万只手臂高高举起
房子和孩子倒下,短信传开,唯物论如花吐瓣
的原野。大地的一个角落
或眼里的几滴泪水。

我从来没有祈求过像此刻这么多的泪水。
请允许我比哭泣更低地压低嗓子,
比嗓子更弯曲地弯向大地。
请允许我屈膝而歌,折腰而歌,剜目而歌。

直到死了才痛哭的人啊,
将在谁的注视中失声痛哭?为谁
而哭?那么尊贵地,忍不住地
不问生死地哭?请求生者一起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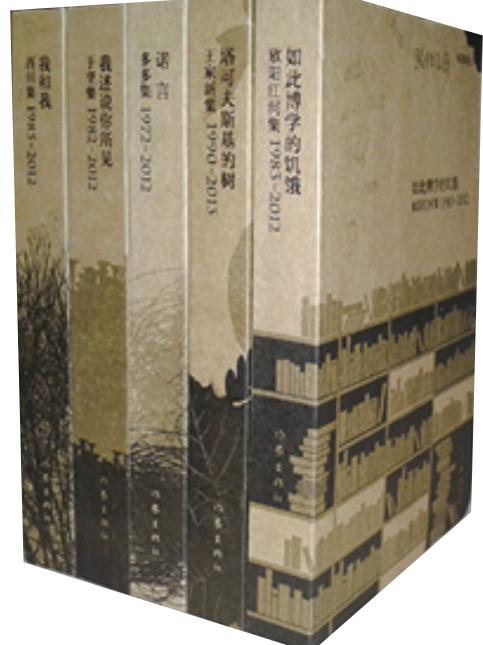
从善如流地哭。甚至善恶不分地哭。从永恒
到现在,到悠悠过去,把时间反过来哭。
小女孩回到母亲的子宫哭。
母亲用外婆、今人用古人、小人用圣人
的泪水哭。

用微笑哭。用恩情哭。用玩具熊哭。
用锦绣文章和天下盐哭。
用被骨头折断的泪水哭,用从银行取出的金钱哭。
把毕生积蓄哭成一堆废纸,把大理石
哭成灰烬。
水库不够,就用大海来哭。

但为什么不把大地的泪水连根拔起呢?
如果生的力气不够,请把死的力气给我。
对于那些被大地震碎的心之瓷器
为什么不让它们摔得更碎一些呢?
为什么不从燕子身上吸走鹰隼的血,
两眼直视太阳但茫无所视呢?

天人无泪。
那小女孩的眼睛一直在替我看路吗?
我所神往和默祷的、摄我魂魄的二〇〇八,
我为之碎身为之悬胆为之跪地的二〇〇八,
是如此久远,空阔,
像心碎在玉碎的裂纹深处那么空阔,
透过另一个更为宽阔更为久远的古代
的回魂,既非对存在的叩问,也非存在本身。
“标准诗丛”,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
出版)

标准诗丛选粹



给小杏的诗

□于 坚

小杏 在人群中
我找了你好多年
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
我像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
作为一个男子汉
昂首挺胸 对一切满不在乎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能拉开窗帘
对着寒冷的星星
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
有时候 我真想惨叫
我喜欢秋天 喜欢黄昏时分的树林
我喜欢在下雪的晚上 拥着小火炉
读阿赫玛托娃的诗篇
我想对心爱的女人 流一会儿眼泪
这是我心灵的隐私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理解
人们望着我宽宽的肩膀
又钦佩 又嫉妒
他们不知道
我是多么累 多么累
小杏 当那一天
你轻轻对我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唱支歌给你听听
我忽然低下头去
许多年过去了
你看 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瓦雷金诺叙事曲

——给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静静的夜,
谁在此时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我读着
□多 多
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读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一棵小树上挂着他的外衣
还有他的袜子,还有隐现的马群中
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
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读着

□多 多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谷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拖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地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 川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空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